

◎ 铁警文坛的文学名家、拳拳儿女倾情巨献
◎ 令千万儿女潸然泪下的心灵读本

老舍 刘墉 胡适 贾平凹 毕淑敏等 / 著

天下父母

让我们用心去感受那无法言表的伟大而神圣的母爱，
那无言无形的如海一般深沉的父爱！

有一种爱让我们泪流满面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天下 父母

父母的恩情啊
情深似海，血浓于水
我铭记着
我的心跳就是父母的世界
父母的心跳就是我的世界

有一种爱让我们的泪流满面

父母的爱是一本深奥的书，需要我们敞开心扉认真感悟
父母的爱是一杯甘醇的酒，需要我们屏息凝神细心品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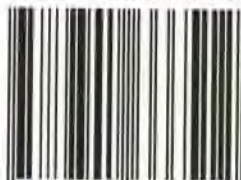
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离家多远，无论我们失意失败或是风光得意，总有两双饱含泪水的眼睛，远隔千山万水，始终在默默注视着，追逐着我们……

——我抗抗

不要让亲情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社会变革中越来越脆弱地面对冲击，至少我们可以从自我做起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，俗话说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趁现在为自己的双亲送上一份不算奢侈的温馨问候！

——鲁迅

ISBN 7-80166-651-8



9 787801 666512 >

ISBN 7-80166-651-8

定价：26.00元

有一种爱让我们泪流满面

天下父母

老舍 刘墉 胡适 贾平凹 毕淑敏等 / 著

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
拊我畜我 长我育我
顾我复我 出入腹我
欲报之德 昊天罔极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总 策 划/马双才

责任编辑/郭 年

封面设计/老 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父母：有一种爱让我们泪流满面/老舍，刘墉，胡适，贾平四，毕淑敏等著. —北京：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6. 3

ISBN 7-80166-651-8

I. 天... II. ①老...②刘...③胡...④贾...⑤毕...
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2871 号

天下父母——有一种爱让我们泪流满面

出版/中国档案出版社(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)

发行/新华书店

印刷/北京鸿鹄印刷厂

规格/787×1092 1/16 印张/19.125 字数/200 千字

版次/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/26.00 元

我社已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本书的稿酬支付，请相关作者直接与我社或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联系付酬事宜。

前 言

上帝创造父亲时，他先做了一个很高的骨架，旁边一个女天使说：“这算什么父亲啊？如果你把孩子们做得那么矮，为什么还要把父亲做得那么高呢？他不跪下就没法射弹珠，不弯腰就不能把孩子放到床上，不俯身就不能亲吻孩子。”上帝笑着说：“不错，他需要屈膝，保持谦逊的态度；而且如果我把他的身材做得像孩子一样，谁还能让孩子们仰视呢？”

上帝做父亲的手时，把它做得大而有力。天使不解地摇摇头：“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大手会很笨拙的，它们没法摆弄固定尿布的别针，不能解开小纽扣或是取下绑在马尾辫上的橡皮筋。”

上帝微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是它们大得足以装下一个孩子晚上从口袋中掏出的一切东西……它们也大得可以把孩子的脸捧在其中。”

然后上帝创造了父亲细长的腿和宽阔的肩膀。天使吃惊得几乎昏了过去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在造一个大腿上没地方给孩子们坐的父亲？他怎么能保证把孩子拉到他的身边时，他们不会摔倒在自己的两腿之间呢？”

上帝笑着说：“母亲需要一条给孩子们坐的大腿，而父亲则需要强壮的肩膀能拉动雪橇，让孩子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，还能在看完马戏回家的路上扛着昏昏欲睡的孩子大步前进。”

上帝造父亲那一双没人见过的大脚时，天使终于忍不住了。“这不公平。你认真地考虑过这双船一样的大脚，能在一大早孩子啼哭时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吗？能保证在孩子们的生日聚会上走动时，不踩到至少三位客人的脚吗？”

上帝微笑着说：“没问题。你会看到的。它们能帮助一个小孩子骑上马背，还能吓跑夏天小屋里的老鼠。并且，他要穿的鞋对他来说也是



一种挑战。”

上帝通宵工作，给了父亲很少的语言，但给了他权威、坚定的声音；给了他一双能洞悉一切，但始终保持冷静和宽容的慧眼。最后，他想了想，又给父亲加上了眼泪。然后他转向天使，说：“现在你对他也像对母亲一样去爱了，满意了吗？”天使感动极了，哭着说：“父亲真是太伟大了！”

上帝创造母亲时，他一连工作了6天。一个天使出现了，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多的时间？”上帝回答说：“你注意到她身上那个特殊的板子了吗？她必须是完全经得起风雨洗礼的，但又不能是塑料的；她身上得有两百个可以活动的部分，而且全是可替换的；她靠黑咖啡和剩饭菜就能活下来；她坐着时，腿上的空间能同时坐下三个孩子，而站起来后就没有了；她拥有能愈合一切伤口的亲吻，无论是擦伤的膝盖还是受伤的心灵；她还有六双手。”

天使十分惊讶：“六双手？不可能！”

上帝回答说：“哦，问题在于母亲还必须要有三双眼睛！”

“就在这个标准模型上吗？”天使问道。

上帝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一双眼睛是在她问孩子们其实她早已知晓的事情时，用来洞悉他们紧闭的心扉；另一双眼睛长在她的脑袋后面，用来看她需要知道的东西；第三双眼睛长在她的脑袋前面，用来注视一个淘气的孩子，用眼神告诉孩子自己的理解和爱，而不用只言片语。”

天使想阻止上帝。“你今天干得够多了，明天再完成它吧。”

“不行！”上帝抗议，“我马上就能完成这一创作了，它是如此贴近我的心。她生病时能自己治疗。她也能只用两磅汉堡包就支撑起一个六口之家，能让两个九岁的孩子无惧风雨。”

天使凑近了些，摸了摸女人，“但是你已经把她做得这么柔软了，上帝。”

“是的，她很柔软，”上帝说，“但我也已经使她很坚硬了。你无法想像她能承受什么样的痛苦，成就什么样的业绩。”

“她会思考吗？”好奇的天使问道。

上帝微笑着回答：“她不但能思考，而且还能分析和商量。”

然后，天使发现了什么，伸手摸了摸女人的脸颊。“哦，好像是这

个模型有东西要漏出来了，我说过的，你放了太多东西在母亲身上！”

“那不是漏的，”上帝说，“那是一滴眼泪。”

“眼泪是干什么用的”天使问。

上帝说：“眼泪是她表达喜悦、悲伤、失望、痛苦、孤独、忧伤和自豪的方式。”

天使被打动了：“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上帝。你为母亲考虑到了一切！你甚至为她创造了眼泪。真的，你每件事都做得很好……母亲真是太神奇了！”

上帝看着天使，笑着说：“我的孩子，恐怕这次你又错了。我创造了母亲，但是，是她自己创造了眼泪。”



青 言 秋

目 录

前言 1

天使在人间

母亲的伤痕 刘 塘 /2
父母的心 川端康成 /10
父亲的影响 佚 名 /13
母爱不朽 李阳波 /15
瞬间的抉择 矫友田 /17
地震中的父与子 马克·汉林 /19
生命的姿势 崔 浩 /21
爱,没有力学 薛 亮 /23
三袋米的故事 同龄人 /25
最勇敢的妈妈 戴维·贾内利 /28
摔碎的心 佚 名 /31
妈妈不让你上法庭 陈志宏 /35
生命的养料 沙与沫 /36
为女儿撑起生命的空间 真如妙心 /37
父爱 赵 鲁 /39
血色的母爱 胡 娟 /41
女儿,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你 摇 摇 /43
八块五毛钱 李 锋 /51



- 不能对母亲开枪 叶广岑 /53
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 /55

走在父母的情怀里

-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梁晓声 /58
话说父亲 王安忆 /63
欲说还休的母爱 佚名 /68
是！我爱你 伯特·克拉姆普斯 /70
母亲，您是我温柔的避风港 lidag /73
从狼嘴里交换来的母爱 肖 潇 /76
父爱无边 周碧华 /80
如果你认识我父亲 佚名 /82
走在每一位母亲的情怀里 叶倾城 /86
父亲的爱 艾尔玛·邦贝克 /89
胄衍绵长的亲情 谭海波 /91
沉默的父爱 佚名 /93
孩子，请听我说 黄伯平 /95

爱，一门之隔

- 孩子，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/98
今日游子，面对父母可有感恩之心 张抗抗 /100
一碗馄饨 刘 晶 /104
我的哑巴父亲 段慧丽 /105
谁是应该感谢的人 刘 艺 /110
父亲的腊肉 邹洋波 /112
疯娘 李小树 /115
坚厚的围墙 翟玉忠 /121
父爱有多深 红叶飘香 /125
父亲，18年的秘密像座山 夏艺艺 /129

母爱如佛	罗珂 /134
没有上锁的门	宋雪丽 /135
爱, 一门之隔	吴晓明 /136
我为父亲开车门	佚名 /140
父亲的梨树	胥雅月 /143
我终于读懂了母亲的“凶与狠”	廖武洲 /145
父亲的信	孙盛起 /149
寻人启事	金文吉 /151
让我轻轻地叫一声妈妈	谷子 /153

有一种爱让我泪眶满盈

我的母亲	胡适 /156
母爱打造的金牌	安金鹏 /160
一袋父母心	马相才 /165
神秘的耳朵	佚名 /168
父亲·土地	南蛮 /170
父亲, 下一个困难结让我替您挽	李安虎 杨廷贵 /175
有一种感动让我泪眶满盈	王学亮 /181
一辈子陪伴	刘晓芳 /184
一份催人泪下的遗嘱	佚名 /188
美国名人眼中的伟大父爱	朝冈 /191
父亲、自行车和少年的我	西部阳光 /195
父爱无言	穿过尘埃 /198
蹬三轮车的父亲	杨一涓 /201

可怜天下父母心

我与地坛(节选)	史铁生 /204
父亲头上的草末	赵守玉 /208
一生难报父母恩	佚名 /212



父亲的鞋带	霞 飞 /215
父爱无价	励 黎 /218
母爱的披肩	玉 儿 /221
儿子与母亲的谎言	齐志琳 /224
我是父亲“摸”大的	佚 名 /226
面对古老的选择	尤天晨 /229
空信封	亦小可 /231
生命时钟	周海亮 /233
父亲的驼背	晓 喻 /235
弯弯的背影	骆 谦 /239

多少感怀在心间

祭父	贾平凹 /242
我的母亲	老 舍 /250
合欢树	史铁生 /255
天堂里的电话号码	许文莉 /258
早该说的一些话	苏叔阳 /260
走不出母亲的目光	佚 名 /265
痛的记忆	巴 楠 /267
父亲啊，你真爱的足迹已经西去	陈清贫 /269
蓝天对大地的恩情	佚 名 /276
梦中的母亲	蒋谱成 /281
父爱如杉	胡双庆 /283
父亲	唐时明月 /287
怀念母亲	董秀江 /291

天使在人间

天上的风雨来了

鸟儿躲到它的巢里

心中的风雨来了

我只能躲到你的怀里





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！妈妈！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、剖开腹，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。

母亲的伤痕

刘 楠

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，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，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，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，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，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。

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——她只是拉开衣服，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，说：“哪！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。”

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，又光光亮亮，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，随时可能绽开，而让我有点害怕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。然后，说：“好可怕！好可怕！”又问句：“开刀的时候，会不会好疼？”

“当然疼，娘疼得晕过去。一个多月才能下床，所以说‘儿的生日，娘的难日’，娘生你，好苦哇！”

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“产物”，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。

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，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，搬到远远的云和街去。又为了怕我学坏，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，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，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。

她不准我吃零食，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；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，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，我早就病死了；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，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；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，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，就吓得头疼；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，她就管不住我了。



所以，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，当邻居孩子伸着腿，用“钻狗洞”的方法，学骑大人的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。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“躲猫猫”和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时候，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。

母亲还常编些故事吓我，譬如她总讲，那拉着三轮板车，叫“酒干倘卖无”的人，会抓小孩去卖。所以千万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，拿些破铜烂铁给“那个人”换吃的。她也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因为里头可能有迷药，吃了就会被坏人拐走。她尤其爱讲坏人把小孩杀死，挖空内脏，装毒品走私，和江湖卖艺的，把小孩的皮肤刷得流血，再罩上新杀的熊皮，使那熊皮能长在孩子身上，再也分不开，而成为“熊人”的故事。

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胆小的。

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，一直到我9岁那年才改变。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，是因为父亲生病，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。

家里的外婆太老了，管不住我，舅舅又在海军军官学校念书，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。下大雨的时候，我能下小河去抓鱼；出大太阳的日子，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；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，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，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。直到有一天下午，母亲苍白着脸，坐三轮车回来，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，我的玩兴才过去。我不再能出去玩，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；我得披麻戴孝，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。

我要常常守着家，守着我。

父亲死后，母亲对我更严厉了，但是在我做错事，她狠狠骂我、甚至打我之后，又会很脆弱地哭，愈哭声愈大。然后，平复了，她会说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”接着拉我过去，看我被打的地方，直问“疼不疼？疼不疼？”

她可以打我，但是别人不能打我。记得当我上初中时，碰到一个爱打人的老师，总挨藤条，打得一条一条血痕，被母亲发现的时候，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。老师没有少打我，因为他全班人都打，每天都打，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，因为考得好，可以免挨打。

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：“你这孩子，功课这么烂，再不补习，





一定考不上高中。”

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，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，教我一阵子数学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。“就咱们娘儿俩，再出去补习半天，娘一个人，多寂寞！”母亲说。

那时候，我确实是寂寞的。

年初二晚上，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。

外婆跟着舅舅、舅妈，搬去了台大宿舍。我跟着母亲，住到她的老朋友家。房子烧成一片废墟，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。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，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，直到我和母亲出现，才纷纷翻墙跑走。

母亲要求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重建，因为那房子保有火险，但是公家说不行。母亲说由我们自己花钱重建，公家也不同意，说有一位主管的房子要迁移，正可以利用这块空地。

母亲慌了，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。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。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，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。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，母亲在房子旁边，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，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。

当天晚上，下起倾盆大雨，屋子里到处漏水，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，又把床移来移去。还是应付不了，而且愈漏愈厉害。

我实在困了，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，母亲叫我先睡，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，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，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。至今我都能记得，每隔一阵，就能听见母亲掀起雨衣，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。

经过两年多的抗争，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总算让步了，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。

搬到小楼后不久，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，我想学，虽然学费不便宜，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那是我从小到大，第一次正式学画，而且3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“教育厅长奖”。

拿回奖状，母亲点点头笑笑，没说什么。她对我得奖，从没表现过兴奋，过去我得到3次台北市演讲比赛的冠军，母亲都是如此沉默，我也习以为常。直到高一下学期，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，由学校主任



陪着，从南部奏凯归来，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，才使我有点怅然。

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，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，临上车，他突然很不解地说：“人家的爸爸妈妈，有孩子参加比赛，都陪着去，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？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，都不来欢迎你？”

我怔住了，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；我的妈妈是老妈妈，老妈妈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本来就不必陪。但是那主任的话，伤了我的心，车在雨中行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。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，为什么妈妈那么冷。

得奖之后不久，我常胸痛，去检查，医生说神经痛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咳嗽不止，肺里呼噜呼噜的，像有痰，突然一张嘴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母亲急了，端着盆子发抖，看我一口一口吐。血止住了，天也亮了，母亲叫车，把我送到医院。医生为我照X光、检查，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，我听见医生在骂、母亲在哭。

住院的日子，母亲总陪在我身边，常坐在那儿，撑不住，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，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，盖在她身上。那年我17岁，她已经是将60的老人。

妈妈老了，管我的方法也不同了，我的成绩不好，她不操心；模拟考试总是榜上无名，她也不急；甚至在我熬夜念书的时候，她会起来骂我，说考不上又怎样？大不了自己开个画室，画画、教学生。

所以，当我参加大学联考，只填了三个美术系、一个中文系的志愿时，学校老师都摇头，说我造反，我的母亲却淡淡地说：“你爱学什么，就学什么，妈不管你。”

母亲虽不管我的功课，却管我交女朋友。她在门前放了一把竹扫帚，说专打坏女生。但女生跑得快，母亲是小脚，追不上，所以后来她改口说：“谁来找我儿子，我不打她，打我儿子。”

在母亲严密的监控下，我果然没交外面的女朋友，只交了一个，是院子里面的，楼下孙太太在家里开补习班的一个助理。

在我休学养病的期间，母亲早上一出去买菜，那女生就上楼叫我起来。

母亲的戒严令，在大学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突然解除了。知道我考上





师大，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可以交女朋友了，多挑、多选，早点结婚，让妈早点抱孙子。”

她还拉着我去做了两套西装，只是不断叮嘱裁缝，要宽宽大大，别看起来像小太保。所以我第一天穿西装，同学都问我：“是不是你爸爸的？”

我果然开始交女友，一个个带回家给母亲看。母亲很挑，不是嫌胖、嫌老，就是嫌矮。她的道理很简单：“妈就胖、就老、就矮，你要是再娶个那样的，有违优生的原则。”直到大二，我带个朗诵队的女生回家，母亲才眼睛一亮。所以，大三下学期，我就带着那女生去法院作了公证。

那次公证，母亲没说什么，她知道媳妇是跟自己家里闹革命才得以嫁给我的。所以她装不知道，只是把两个钻石戒指偷偷塞在媳妇的手上，而后，“她”回“她”家，我回我家。直到由我舅舅出面协调，隔年又演出一场“婚礼”，家里才真正多了那么个人。

然后，又多了一个孙子，而且出生一个月，就睡在奶奶的床上。

母亲很得意，她抱了孙子，每天都推着孙子去看火车。

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，她很迷信，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，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生。

她的脾气改了，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。她艺术的品位也提高了，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，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。

“别以为妈土，妈以前只是没心情。”母亲说。

以前过年时候，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，现在则不再拜年，她说：“六十九了，人家该给我拜年了。”

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，我为她摆了3桌。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，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，她说：“过完四十生日，逃到台湾；过完五十大寿，死了丈夫。过生日，过怕了。”

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，我离家去了美国。

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，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，为我选料，做了一件丝绵袍，又把父亲生前穿的、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羊皮背心补一补，交给我。

